

女人文化随笔

WOMEN WENHUA SUIBI

谭湘 主编



女人终于可以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了。而且就文化这样重大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不能不说这是时代的巨大进步。

叛逆女神的  
不归之路

PANNINUSHEN DE BUGUIZHILU

季红真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季红真 著 河北教育出版

叛逆  
女神的  
不归之  
路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叛逆女神的不归之路/季红真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6  
(女学人文文化随笔/谭湘主编)  
ISBN 7 - 5434 - 4464 - X

I. 叛... II. 季...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2995 号

---

书 名      **叛逆女神的不归之路**

作 者      季红真

责任编辑      孙新龙 李 利

装帧设计      张志伟

---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135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464-X/I·673

定 价      8.8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乐黛云

时至今日，女性写作已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女性已进入各种各样曾经只属于男性的领域，展现着自己多姿多彩的个性，女性在历史和现实的舞台上显现自己的主体性也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女性作为一种社会性别身份，仍似乎必须予以标识。因为在文化的、社会的舞台上，能与男性并肩的女性佼佼者毕竟是少数。这也是这部女性散文随笔丛书成为必需的理由。

对平等、个性、自由的梦想来说，女性写作，既是对一个不同的性别经验的记录展示，可以补足过去主流写作的不完全的图画，同时又是一种并不刻意追求差异或凸现差异的写作。因此它始终是一种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写作方式。如同一位哲人所说，人类的写作，始终是对抗死亡、伸延生命的方式之一。通过写作，我们与同代人交流，也期盼着与未来者对话。通过写作，我们尝试挽留时光岁月，将其留待他日。在这个意义上，女性写作亦是延展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生命经验与他人共享的一种方式。

收入这部丛书的作者，大都有着女学者的身份，并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里活跃在女性研究的各个领域，为中国女性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她们在这部丛书中汇聚在一起，不失为新世纪伊始的一道文化风景。因为是散文随笔集，所以不同于她们在各自学术论文中的面貌，而展露出她们更为丰富多姿的生活经历和个性。在这套丛书中，她们讨论女性，也讨论社会、人生；她们谈及学术，更述说生活。其中小世界与大舞台，个人与历史，性别经验与社会思考，在各有千秋的写作方式中展现出来。一套微缩画屏，也是大千世界。汇集在这里的这些女性文学的研究者们的学术和非学术的写作，既是对女性写作的研究，同时又是更广泛、更丰富的女性写作的一部分。这种两重性使这套丛书不仅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而且饶有情趣。

我们期盼已久的新世纪、新千年的曙光已经照临。人们已无数次预言 21 世纪将是一个不同于人类历史以往任何时期的世纪，我想，重要的不同之一应是彻底改观了的新的性别记录和两性现实。人类期待着一个多元、自由的时代，一个更注重个性而不是刻板复制、更尊重个体而不是单一规范、更人性而不是更物化的时代。这套丛书将是一个新的开端罢。

## 目 录

淳朴人性的抒情诗	
——读汪曾祺的小说《受戒》	1
被囚禁的灵魂	
——读残雪的《山上的小屋》	9
末世情结的寓言	
——读韩少功的《爸爸爸》	12
叙事的探险	
——读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	16
民族历史生存的寓言	
——读王安忆的《小鲍庄》	20
文本转换中的轮回时间	
——读扎西达娃的《系在皮带扣上的魂》	
	28
被拆解的名节神话	
——读叶兆言的《追月楼》	27
逃亡者在窥视中的回归之路	
——读苏童的《一九三四年逃亡》	31
话语缝隙中的人性故事	
——读格非的《青黄》	35

存在遗失在符号的迷宫中	
——读余华的《鲜血梅花》	38
意义的艺术呈现	
——重读阿城的《棋王》	12
无处皈依的灵魂	
——重读张贤亮的《绿化树》	15
风俗画中的民族生存与民族心理	
——重读贾平凹的《商州初录》	18
男性心灵的隐秘激情	
——读贾平凹的《五魁》	51
情到深处的忧愤	
——读郁达夫的散文《寂寞的春潮》	57
落寞沉郁的隐痛	
——读郁达夫的小说《怀乡病者》	59
难以巩固的自我	
——读陆星儿的《一个和一个》	62
中国妇女传统文化心理的笑柄	
——读王晓玉的《正宫娘娘》	64
隐蔽的叙事	
——读王小鹰的《相思鸟》	66
穿越时空的梦幻思索	
——读张洁的《梦到好处成鸟有》	68
女性神话的重构与拆解	
——读徐小斌的长篇新作《羽蛇》	70
“晃晃悠悠”的人生与“支离破碎”的世界	
——读石康的两部NO系列小说	78

## 色彩斑斓的女性世界

——序《中国当代女性散文精选》.....76

## 回荡在自然、历史、灵魂中的钟声

——序杨扶堃诗集《四月的赞美诗》.....80

## 叛逆者的不归之路

——《萧红传》自序.....88

《萧红传》后记 ..... 104

## 活在人们记忆中的萧红

——《漫忆萧红》编后记.....106

## 多种选择中的繁荣景象

——1995~1996年度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评奖随想 ..... 109

## 世纪末的回顾

——读张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随想  
..... 112

## 沉重的绿色旋律

——读沈孝辉君的《雪山寻梦》随想 ..... 120

关于女人天职的琐语 ..... 128

消失的语词 ..... 134

跋：发出自己的声音 ..... 178

## 淳朴人性的抒情诗 ——读汪曾祺的小说《受戒》

一个小和尚与一个村姑谈恋爱，这在当代文学中是前所未有的题材，难免会引起一些惊诧与惶惑：是作者故弄玄虚的猎奇，抑或是逃避现实的唯美主义？然而，凡是读过《受戒》的人，都会被作者优美诚挚的情愫所感动，透过旧日生活的场景与人物，听到这个时代脉搏的跃动。而两个小主人公情窦初开的爱恋，更具有令人沉醉的艺术魅力，使人想起“蒙娜丽莎”那单纯得近乎神秘的微笑。

作者汪曾祺是 40 年代就开始文学生涯的老作家。四十年来，对于人民原始生活状态的热切关注，形成了他的小说现实主义的基本美学特征。而对普通人平凡命运内在诗意的开掘，对劳动者美好内心世界的赞美，则是他解放以后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但年逾花甲，仍能写出《受戒》这样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的抒情小说，不能不令人惊叹他充满活力的内在情感与深厚的的艺术功力。同时，也不难看出这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时代赋予人们的生活激情。

## 《受戒》是一篇优美的抒情诗。

这篇小说以小和尚明海受戒前后，与村姑小英子在劳动与生活交往中感情的发展为线索，展开了江南水乡城镇明丽的自然风光、喧闹的生活场景与古老淳厚的乡俗风情。作为两个天真的少年爱情萌动的环境，我们可以感受到由宗教与世俗两部分组成的生活特色。

明海因为家里兄弟多田地少，出家到“荸荠庵”当和尚，但他在那儿看到的生活情景，却与庵外所差无几。作者的笔锋，无意于揭示宗教对人性的异化，而着力于表现人的生活欲望与自然情感与宗教气氛的奇特融合，人间烟火味之浓远远超过历史非常时期盛行禁欲主义的世俗。荸荠庵非但没有清规，而且充溢着人类生活的种种情趣。和尚们不仅吃烟聚赌、杀生饮酒，而且娶妻谈情，彼此之间也有美丑智愚的分别，体现着世俗社会的种种差异。大和尚仁山貌寝智拙，但熟知世俗事务。他管理荸荠庵的钱财账目，谙熟“净界”的荣辱升迁，只听听他点拨明海的一段妙论，就不难看出，他对彼岸世界的向往，远不如对此岸世界的追求。二师傅仁海干脆把妻子接到庵里住，尽享天伦之乐。三师傅仁渡更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情僧”，不仅眉目清秀，而且才情过人，会唱小曲、玩飞铙。即使是最枯寂的老和尚，在岁末年初之际，也要走出他那“一花一世界”的方丈，念过“往生咒”，也像别人一样开戒吃荤欢度新年。在这样充满尘世欲念的庵里出家，明海的自由当然不亚于一般农家少年。他除了早晨敲三声磬，上午念几段经文，也要参加劳动，也可以到自然中嬉戏玩耍。庄严的受戒仪式，也不过是领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而善因寺的金碧辉煌，大方丈石桥出众的相貌、声音和考究的居室，和尚们放花焰口的娱乐情致，或者是世俗财富与权力的象征，或者是在宗教的圣坛上演出的人世享乐的喜剧，实实在在，热热闹闹，全

然没有净界的清静冷寂。作者的心是温厚而机智的，他对和尚们生活情态的描绘，虽然平和却蕴含着深刻的幽默。“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如果“难容之事”是指佛门弟子冒犯佛法，那么“可笑之人”便该是那些死守清规的枯腐之人了。对于神的嘲弄也就是对于禁欲主义的嘲弄，是《受戒》在真率的人性理想中潜藏的又一主题。小说开始，从明海出家的缘由，我们可以看到淳朴的劳动者对宗教的实际理解。随着情节的发展，作者又漫不经心地交待了姑娘媳妇跟和尚跑了的细节，这些都形象地传达出中国民间的一般宗教意识。既有困顿中祈求神灵保佑的迷信观念，也有更直接的对现世幸福的企望。宗教作为一种手段，也是人们追求现世幸福的特殊道路。后者也许比前者更本质地说明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在这个充满了人间欲念的宗教氛围中，作者从一个出人意料的角度，写出了我们民族，特别是劳动人民，热情开朗、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

这种生活态度最直接的反映，当然是在寺宇以外的民间生活中。《受戒》以小英子的家为中心，展开了庵赵庄人们充满情趣的生活图景。忠厚能干的赵大伯，精明利落的赵大娘，灵巧温柔的大英子，机灵活泼的小英子，都具有劳动者勤劳善良的美好天性。雪白的栀子花，火红的石榴，点缀着这个水乡人家整洁的庭院。一家人亲切和睦的伦理关系，与乡邻们在生产中的互助合作，都集中地体现着中国农民在自然经济的生活方式中世代相传的朴素的生活理想。这种理想在东晋时大诗人陶潜的《桃花源记》中就有表现，但在陶潜的笔下，田园生活是悠然而静寂的，更多地披上了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主观色彩。而在《受戒》里，却充满了喧闹的气息，乐观进取的积极态度。琐细而充满温情的家庭生活与热闹欢乐的劳动场面相偕成趣，把我们带入一个

更为广阔的如诗如画的境界。纵横交织的田埂河叉，开阔平静的苇荡，繁荣的城镇，恬静的农舍，还有白的、紫的桑葚，开着小花的菱角，都告诉人们这是一个美丽富庶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善良朴实，而且爱美。插秧打场的人们要敲着鼓唱着歌，年轻的姑娘与媳妇们为描一张花样子不惜走路坐船……显然，作者有意模糊了时代背景，把一种古老的生活气氛，形象地再现给我们，使我们看到劳动人民美好的情愫与丰富的生活情趣。而时间的距离，正是这诗意升华的客观条件。

两部分环境随着情节的展开，彼此穿插渗透，形成一幅完整的传统生活风俗画，内在的气氛是融贯统一的。无论是原来充满生气的民间生活，还是飘逸着人间烟火气的宗教环境，都体现着人的生活意趣与向往，流溢着江南水乡生活的优美韵致。汪曾祺曾讲过：“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见《我是怎样写〈大淖记事〉的》）。对于人民整体生活风俗的诗化描绘，正是《受戒》环境描写的美学内涵。

作为小说的主人公的明海与小英子，他们那像水一样透明的性格正是由这种古朴的民风民俗养育而成。这是两个像乡村一样淳朴自然的农家少年。明海聪明灵秀，小英子热情泼辣，但他们都秉赋了劳动者善良勤劳的品格。他们又正当天真未凿的少年时代，他们没有被严峻的生活磨砺和污染过的心灵，因而也就格外晶莹透彻。真率纯洁的童心，是人类天性中最美好的部分，本身就充满了诗意，特别是在一个饱经沧桑的长者眼中，尤其显得珍贵。作者通过这两个孩子，把被复杂的成人世界淡忘了的人类美好的天性，重新描绘给我们，美的意境中，又多了一层善的力量。

这是两个多么可爱的孩子啊！对于人生的艰辛，他们的意识尚是一片混沌，而对于幸福的朦胧憧憬，却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地

萌发。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们一起玩铜蜻蜓，一起描花样，一起唱着歌车水浇田，一起坐在石磙上听虫鸣看流星，一起“挫”荸荠，一起划船去县城，一起谈论着朴素的人生向往。他们没有恶俗的势利之心，也没有陈腐的道德观念，更没有被文明矫饰过的做作，甚至没有羞涩……一切现代社会和成人世界被磨损了的人类天性，都完好地保留在这两个在自然田园中长大的孩子身上。明海内心情感的萌动多么自然！小英子留下一串美丽的脚印，把他的心搞乱了。而小英子的感情又是多么直露！她听到明海唱的号子，就骄傲地说：“一十三省数第一”。两个人最后的定情盟誓，尤其带有孩子的纯真：

划了一气，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

又划了一气，看见那一片芦花荡子了。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

小说富于暗示性的结尾，把两个小主人公的纯情，融化在一片生机盎然的自然景物中：才吐新穗的芦花，像小蜡烛一样通红的蒲棒，惊飞的水鸟……组成一个完整的意境。像电影的空镜头，像音乐的袅袅余音，诗的韵致也因此而格外甘醇，令人陶醉，回味不已。

如前所述，《受戒》的时代背景是模糊的。作者只在介绍英

季

红

真

隨

筆

子家的情况时，提到“因为这些年人不得病，牛不生灾，也没有大旱大水闹蝗虫，日子过得很兴旺”。我们很难从中推断出故事发生的确切年代，但可以知道是在自然经济没有被破坏的旧日乡间。显然，作者对时代背景的虚化处理，是与鲜明单纯的主题密切相关的。他由衷赞美了明海与小英子真率的情感中所凝聚的淳朴善良的民风，而历史悠久的古朴生活方式，只是这种美好人性的外在形式，因此时代背景并不重要。有意识地回避田园生活中包孕着的严酷，则是艺术选择的需要。其次，作者在《受戒》结尾处注明，这是“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说明这篇小说是他旧梦重温的艺术结晶。回忆温馨的往事，必然会冲淡记忆中沉重的阴影，而专注于把美好的意绪流泄于笔端，给人以美的陶冶与善的启迪，惟其如此，我们说《受戒》是一篇优美的抒情诗篇，而非严峻的写实作品，浪漫主义的基调是明显的。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汪曾祺自己的作品中，《受戒》的风格也是比较独特的。作者通过对僧侣生活世俗面的喜剧性描绘，幽默地揶揄了神的尊严，机智地肯定了人的情感，这是时代精神的艺术折光。浩劫之后，人们从一个虚假的时代走出来，人的感情、人的生活权力，重新获得了应有的尊重。而经历了政治的动荡、灵魂的扭曲后，人们摘掉了假面，致使朴素的人情、真率的人性，才会具有如此之大的艺术魅力。虽然《受戒》的具体时代背景是模糊的，但它的主题思想与整体情绪，都有其时代的鲜明色彩。这是我们的心灵可以和旧日的生活与人物产生共鸣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首优美的抒情诗，《受戒》艺术上的完整性，在当代小说中也是难得的。

和小主人公那真率淳朴的性格一样纯洁的，是作者精练、生动、富有抒情韵律的语言。作者广采民间口语，《受戒》不仅人物

对话简洁传神，而且大量的叙述语言也流畅通俗，弥漫着乡野气息。“捶荸荠”的“捶”字，生动地传达出人物稚气的神态；“不衫不履”非常形象地写出了仁山的邋遢；绣花针法的“乱孱”，“牵牛打汪”的“汪”等细节描述，都可以见出作者语言技巧的圆熟。这篇小说语言的音乐性是很强的。写赵大娘的利落精明，作者连用三个带双音节附加成分的形容词，形成一组排比句式，人物立即形神毕肖：

五十岁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不论什么时候，头都是梳得滑溜溜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

“清亮亮”、“滑溜溜”、“格挣挣”，这些口语化的词汇，音节响亮和谐，形成抑扬顿挫的韵律，增强了描述性效果，突出了人物性格。《受戒》的人物对话不多，大都短而精，有时三言两语，却常有极丰富的表现力。例如，写英子姐妹俩拌嘴，前后只六句，短的不过两个字，多的也不过十个字，既渲染了赵家和睦的家庭气氛，也写出了大英子的文静，小英子的顽皮。同时，还自然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引出大英子的婚事。

语言的精湛，使《受戒》在较短的篇幅内，拥有了较大的容量。仅就人物而言，在没有中心事件的结构中，还前后写了十几个人物，这在短篇小说中是不多见的。这十几个人物除小英子和明海外，都是次要人物，有的人物只三言两语便被作者带过，但留给人的印象却很深。作者善于抓住典型的细节，写出人物最基本的精神风貌。例如荸荠庵中原有的四个和尚，落墨最少的是老和尚与二师傅仁海，但老和尚在杀猪时念“往生咒”，仁海挈妻一起出家的细节，却极传神地写出了前者近于滑稽的枯寂，后者悠然自得的平和。《受戒》中的人物性格都很单纯，要在整

体的单纯中写出差异是需要笔力的。作者在人物性格的对比中把握各自的特征，使他们交相辉映愈发鲜明。同是和尚，老和尚极其枯寂；二师傅则极具人情；大师傅貌寝智拙；三师傅却才貌出众、聪颖过人。同是勤劳善良的农民，赵大伯憨厚本分；赵大娘则精明洒脱；姐妹俩也一个安稳、一个好动。小英子开朗泼辣又不乏心计，在和明海的感情发展中，无疑起着主导作用。这与明海的羞怯慌乱，形成一种对照，使这两个少年的纯情别添了一层引人发笑的意趣。在对比中鲜明起来的人物性格，丰富了原本单纯的乡俗气氛，诗的韵致也因此而深厚。

汪曾祺是写气氛的能手，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使人感同身受的独特氛围。《受戒》全篇都充溢着人生欢愉的乐观气氛，这使他的人物在单纯中见出丰富。他把环境气氛与人物性格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气氛烘托人物性格，又以人物性格概括环境气氛。这一特点又与抒情的基调相呼应，影响到《受戒》的结构，如散文一样舒卷自如。这篇小说中心表现的是明海与小英子纯真的爱情，但有大量的篇幅都似在题外。小说大致可分三个部分，由明海出家，详细地描绘了以荸荠庵为主的宗教生活氛围，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以小英子的家为重点，描绘庵赵庄一带的世态风情。以上两部分几乎占去小说的一半篇幅，而正面写两个小主人公的第三部分，是在受戒前后的文字里。这类似松散的结构，内在的叙述秩序却是错落有致的，绝无杂乱之笔。整篇小说以明海为中心线索，从环境的转移引出人物，又以人物的故事带出各种风俗气氛，峰回路转，悠悠不迫。结构的疏散与章法的整饬，使小说的节奏如牧歌般徐缓婉转。

《受戒》鲜明的主题，单纯的人物形象，明朗的氛围，以及纯洁的语言和舒散的结构，形成了它从内容到形式高度统一的美学风格。

## 被囚禁的灵魂 ——读残雪的《山上的小屋》

一进入残雪的文本序列，便如进入怪诞的超现实境地，意识沉入了黑暗的无意识中，诸种恐怖的经验使人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这种感受，首先来自她语词搭配的陌生化效果，而这种搭配方式，又完全超出人们的阅读经验，近于施虐行为。

《山上的小屋》是残雪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但作为文本序列的开始，已刷新了文学语言，体现出最为残雪化的修辞风格——以任意性夸张的自我指涉造成变形的效果，诸如“父亲格外沉重的鼾声震得瓶瓶罐罐在碗柜里跳起来”，“肿大的头”，“每一块石子都闪动着白色的火苗”，“狼把头从门缝里挤进来”，“头皮被母亲盯过的地方肿起来”，“父亲”的眼睛变成了狼眼且是狼群中的一只“发出凄厉的嚎叫”，“我的胃里结出小小的冰块”“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母亲“墨绿色的小脸”，血管发出怦怦的响声，“像是在打鼓”，太阳穴上“爬着圆鼓鼓的蚯蚓”……幻视、幻听与联想都渗透着整体的精神恐怖。而且所有的人物都彼此成为恐怖的对象，精神的施虐与被虐，窥视与防范，